

大明湖自古就是济南的一处胜景，古今众多名流中，要说对大明湖的喜爱程度，没有一个超过曾巩。

古代的大明湖水域广阔，南到珍珠泉，北通链子胡。隋唐时叫“历水陂”，北宋时叫“西湖”。而大明湖的称谓，是金代元好问在《济南行记》中称呼的，沿用至今。

曾巩是大宋朝廷官员，又是文人。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浸淫宦海19年的曾巩，文学上已经扬名四海，仕途上却正处于低谷阶段。熙宁四年六月，52岁的曾巩从今天的浙江宁波，千里迢迢来到济南，担任齐州首席长官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好友王安石正轰轰烈烈地在全国推行新政。

不得志的曾巩，来到济南后，正值酷暑时节，漫步在大明湖，眼前的美景、清凉宜人的环境，令其倾倒，他高兴地说道：“左符千里走东方，喜有西湖六月凉。”信步一处桥边，望着远处片片芦苇波光湖水，阵阵吹来的荷香，已沉醉于旖旎风景中的曾巩，由衷地感叹道：“行到平桥初见日，满川风露紫荷香。”从此，曾巩喜爱上这“西湖”，并将这“西湖”视为人间仙境。

喜爱大明湖的曾巩，在大明湖建设的第一个工程是北门水闸。济南的地势南高北低，因南部山区和城内群泉的水域充盈，尤其夏季，满城的水毫无节制地往城北宣泄，时常造成城外水患。曾巩考察了解后，曾巩在来到济南第二年的三月份前后开始动工，亲自指挥北门的水闸修建。新建起来的北水闸，起到了调节水量的作用。此后的大明湖成了一个天然的大水库，北城的水患不仅得到彻底解决，同时可以随时取水灌溉良田。

为防止大明湖发生水患，曾巩又着手谋划第二项工程——修筑一条贯穿大明湖南北的百花堤。百花堤的修成，将大明湖分成东湖与西湖。远远望去，堤的两旁柳树成行，百花盛开，既是一道风景线，又可以通过这条百花堤，从南岸到北岸观赏风景。在堤之间修建了芙蓉、水西等七座造型各异的石桥，以沟通东湖、西湖的湖水。还在湖边和水中的小岛上修建了几处亭、阁、水榭，自此，大明湖成了当时济南最佳的旅游胜地。

曾巩在大明湖北岸，现今北极阁的位置上，修建了一座雄伟的北渚亭。据传，北渚亭建在一个高高的台子上面，亭子非常壮观，飞梁和重檐好似笼罩在云雾中一般，有人间仙境的感觉。

曾巩时常骑着骏马或信步在这条百花



明府城史话
投稿邮箱 :lixiauoxie@163.com

深爱大明湖的曾巩

□刘培忠

堤上，欣赏湖光山色。有一次，曾巩从百花洲弃船登百花堤，沿堤一路到了北岸，登上北渚亭，望着远处的景致，触景生情地写下了长诗《百花堤》。从其诗中可以看出，原先百花堤一带是被荒草淹没的水地，经过曾巩治理，笔直平坦的大道上可行骏马，两旁种植花草树木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据史料记载，曾巩离开济南二十一年后，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晁补之来到济南，登上北渚亭，赞叹地写下《北渚亭赋》，文中写道：“尝登所谓北渚之址，则群峰屹然列于林上，城郭井闾，皆在其下；陂湖迢邐，川原极望……旷然可喜，非特登东山小鲁而已。”可惜到明朝时，北渚亭上面修建了北极阁，从此，再也看不到北渚亭雄姿了。

“问吾何处避炎蒸，十顷西湖照眼明”，这是曾巩面对济南酷暑的夏季，由衷发出

的感慨。济南的夏历来炎热，这时的大明湖便成了避暑纳凉的好地方。每当夜幕降临，独自走进大明湖的曾巩，坐在湖畔，听着紫荷里的泉声，欣赏着天上的明月，徐徐的凉风拂在身上，惬意无比，不知曾巩在大明湖度过多少个夏夜。

曾巩还邀请家人与朋友一起来大明湖游玩，并现场作诗助兴。9月的一天，曾巩带着两个儿子曾综、曾馆和两个朋友游览大明湖。他租来一只小船，船内小桌上摆有酒浆、新鲜水果和莲藕。曾巩自己划着小船来到环波亭，四周树木葱茏，回廊清幽。于是，曾巩令大家写诗，以记今日之盛。异常兴奋的曾巩首先写下一首《环波亭》，大家看后，拍手叫好！此时，朋友孔平仲诗兴大发，也作《环波亭》一首写道：“潇洒尘埃外，崔嵬清浅中。四轩春水阔，两岸画桥通。”瞬时又响起一阵热闹的欢声笑语。就这样你一首，我一首，不知不觉中已是夜幕降临，大家意犹未尽地离去。

据统计，在济南任齐州太守的两年中，曾巩作诗达七十余首，其中题咏济南风物胜景的有五六十首。可见，曾巩对济南的山川风物多么情有独钟，尤其对大明湖的爱，跃然于诗篇中的字里行间。

“何须辛苦求人外，自有仙乡在水乡”，曾巩把大明湖称为人间理想的天堂。我想，曾巩之所以在短暂的两年内，为济南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只因其深爱着济南、百姓和山水。其斐然政绩也得到了济南百姓的爱戴，济南百姓至今不忘这位齐州太守，并在大明湖北岸建有“南丰祠”，纪念为济南贡献卓著的曾巩。

济南解放那年的中秋节

迁前改为43号)有座独门独户的四合院，一棵奇特的老槐树从墙内生长出来，那就是我的家。这是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深庭大院(从始祖起传承到我已是第11代，代代相传聚集在此大院里生存)。院内夏天绿树成荫，种有多棵石榴树、刺槐、无花果，南屋墙上的爬山虎郁郁葱葱，在第三个院落的西墙边还有口砌有石墩的老井。大家族四世同堂近40口人同住在这座老宅里。旧式的封建家庭，古板的家规，还有那位中过举人、做私塾先生的祖父，他极其苛刻的家教令我刻骨铭心。祖父个子不高，长长的脸型，略显消瘦，留八字胡。他脾气很大，对于孙后代不苟言笑，极其严厉，直到我五六岁时还不敢接近他。倒是常常见他独自坐在书房里读线装书，练毛笔字。高兴时，他要亲自教我们孙辈写毛笔字并按他的字体做帖来模仿。我写了好字，他给画个红圈以示赞许，写字不用心，稍有潦草，就要被训斥一顿。

中秋节是全家团圆的日子，此时孩子才得以尽兴玩耍，但又要恪守家规。夜幕降临时，庭院里摆上八仙桌，桌台铺上红绣花布帘，供上月饼、石榴、苹果、梨和葡萄等时令水果盘，一对高高的锡制烛台上点燃高高的红蜡烛，在祖父祖母及父辈的带领下祭月，祭祀时把酒杯内的白酒点燃，冒出紫色的火焰，摆好蒲垫，面向北，从长辈开始，依次叩头。

大人聚在一起品茶，孙男们按年龄依次来到祖父跟前，还要背一首与中秋有关的诗词，我们平时记住的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背一遍，堂兄弟们有的背“霜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我背过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……人有

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。背完之后，兄弟几个一字排开，祖父夸奖背得流畅的，赏一小块月饼。

大家一边吃着月饼，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仰天望月，看到里面的凸凸凹凹，隐隐约约的影子，心里猜想着“玉兔”，嘴里还不时唱着“月亮奶奶好吃韭菜，韭菜好辣，好吃黄瓜，黄瓜有种，好吃油饼，油饼喷香……”等济南孩童耳熟能详的童谣，津津乐道地讲述那些从书里知道的“嫦娥奔月”的神奇传说。

1948年的中秋夜，我们这些孩子们照例喜笑颜开，欢天喜地地在院里打闹，只见大人们端坐在一起窃窃私语，夜空中不时闪过一道道刺眼的火光，远处炮声隆隆，院子里早已挖好地窖子(防空洞)，那是从地面向下挖2米多深，长长的通道，里面有几个矮矮的土洞穴。大人一再叮嘱我们外面在打仗，大白天，让我们蹲在屋内的八仙桌下，更不允许我们走出自家的院落，父母亲还把蒸好的馒头、咸菜、热水瓶等放到地窖子里备用，夜里就带我们睡在低矮潮湿的洞里，大人不敢合眼地守在我们身边。那年我刚七岁，对战争一无所知，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，看到的是火光冲天，从好奇逐渐恐惧……经过几天几夜的鏖战，解放军攻克了城墙打进济南府，从紧闭的大门缝隙我好奇地向外张望：身着土黄色军装，打着裹腿，肩背长枪的解放军队伍正向街里挺进……这年的中秋之夜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，长大后再读史料知道，攻城解放军大部队就是攻克了城墙的东南角，经过曲里拐弯的三曲巷入城的，现在的解放阁就是为纪念解放济南而兴建的。

【城记】

焖饼

□李金良

二十多年前，我还在学校读书。上午每到第四节课下课铃声一响，同学们便都争先恐后地往学校外面的小吃摊上跑，生怕跑慢了占不到座位。校长不解，拦住同学问：“学校食堂的饭菜不好吃吗？”同学们回答：“好吃”。“好吃怎么还都跑到外面的街上去吃？”校长又问。同学们回答：“街上的饭菜更好吃”。校长诧异：“什么饭菜能这么好吃？”同学们异口同声：“焖饼”。

街头的这家夫妻焖饼店，没少赚我们学生的钱，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“焖饼粉丝”。我当时也是这“焖饼粉丝”中的一员，几天不吃焖饼，就感觉嘴里无味，肚里空荡。有时，想吃一盘焖饼，还会在周日的下午提前到校。时间久了，和老板熟悉得竟像自己的哥们，忍不住就会问他用什么“绝招”，把这焖饼“焖”得这么好吃，竟能勾住这么多学生的胃？

老板很大度，对自己的烹饪技艺不藏也不掖。他边操作边说，你看：焖饼要旺火热油，下葱花、姜末、肉丝、甜面酱“爆”香，下豆芽、辣椒丝“炒”至断生，投入饼丝，泼高汤一勺“颠”炒，至均匀，再撒蒜米、香醋，盖锅盖“焖”五六秒后，揭锅盖颠匀即可。在他的操作下，一盘焖饼出锅，前后不过一分钟。

他接着讲技术要领：焖饼讲究“快”。焖饼要大火热油，“爆”葱姜、豆芽、青菜时动作要快，稍一慢，葱姜爆糊，味苦；青菜脱水、软塌，焖饼吃起来有糊味，青菜也无脆爽的口感。

他接着说：焖饼讲究“焖”。“焖”在焖饼过程中最关键，不能早、也不能晚，早了配菜断生不熟，晚了配菜脱水软塌、饼丝柴硬。洒入香醋和蒜米即盖锅盖“焖”，洒早了醋香挥发、蒜米熟过失味，这也就和“炒”差不多了。“炒”和“焖”，一字之差，味谬千里。有经验的焖饼师傅都是动作连贯、一气呵成。

一份饼丝，在他的手里，加葱、姜、面酱，添肉丝、豆芽，配时令鲜蔬，洒高汤、香醋、蒜，再经烙、爆、炒、焖，如此丰富之配料，如此繁复之厨工，这盘焖饼怎能不香？

在他的店里，一把饼丝，可以焖出好多花样，在“爆”时加肉丝的叫肉丝焖饼，加鸡蛋的叫鸡蛋焖饼，加鱿鱼丝的叫海鲜焖饼。如此炮制，还有火腿焖饼、香肠焖饼等等。配菜也是按时节选用，除必需的绿豆芽外，青辣椒丝、红辣椒丝、蒜黄段、芸豆丝、土豆丝、白菜丝、包菜丝都可选一样来用。

焖饼既是饭又是菜，吃起来饼丝筋道，配菜脆爽，有荤有素，滋味醇厚，再喝口清汤，惬意无比。这对我们这些吃烦了食堂白菜豆腐的学生们来说，是再“美味”不过了。

20多年过去了，我常常想起学校外面的那家夫妻焖饼店，想起老板给我讲的“焖”饼技艺，也常常到我居住的小区外面吃盘焖饼，几天不吃，就有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尤其是出差几日回到济南，一出站口，走进小吃店，冲着老板喊的第一句就是：老板，焖饼！

投稿邮箱：
qlwbhzbz@163.com